

李純軼事



上海宏文圖書發行



民國九年十一月再版

李純軼事（全一冊）

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著者 趙仁卿

行者 上海宏文圖書館

刷所 上海宏文圖書館

所 上海宏文圖書館

序

直皖之爭。以北派而攻北派。粵桂之爭。以南派而攻南派。不可謂非異潮突起矣。而軒然大波之發於其後者。乃有贛皖蘇三省巡閱使李純之死。李純之死。不奇於死。而奇於自戕之死。權位如純。地盤如純。夫亦可以無死矣。而乃舉權位之尊崇。地盤之固結。盡犧牲於一夕之手槍。純之身雖死。而純之良心不死。有純之一死。而凡擁有如純之權位地盤。或更勝於純之權位地盤者。苟其良心不死。或有繼起而效李純之死者。而純爲不徒死矣。吾嘉李純之死。而得趙君報告之軼事。爲編次而存之。嗚呼。李純爲不死矣。

民國九年十月二十日野史氏序於牖下待死室

李純軼事目次

議和代表之不祥

王夫人之勸誠

西妾之名

要錢又要命

仇儂之篤

以美婢贈葉榕書

賞識王克敏

呼吳佩孚爲奇男子

督署內之鬼聲

王揖唐之假冒如兄

余大鴻索命

秀山之愛弟

自知不得其死

與馮總統爲知己

文和誤我

此生無味心錢

毛赤腳之先見

遺囑中之忌諱語

汽車之緩行

拘下淚

奉總統如嚴師

嘗應童子試

罷市之密電

爲段祺瑞叫屈

南開之志願

愛儷園之炸彈

見賞於袁世凱

早發廢督之議

今日非尋歡取樂之日

李秀山對付龍軍之手段

軍裝店主之冤殺

少年時所遇之異人

不受珠屏

二百萬足矣

與兵士同甘苦

倒段中之暗助吳軍

幼時以兵爲戲

爲夫人祝壽之儉樸

軍事學

反對帝制

紀律嚴明

生魂

儉德

夢中碑詞

移花接木

不進小人

居功不伐

衣鉢相傳

遊棲霞山

詩訓

木蘭再世

喜臨王字

聯語

卜易

知足

以張季直爲實業家聖人

玉成後生

木鷄養到

童子軍

督軍爲之毒人軍

夢兆

悟禪

保薦王瑚之熱心

哀念飢民

知我罪我

督署疑鬼

當筵笑王郎

兼祧兩房

刺客之投誠

上場容易下場難

善吹鐵笛

魚化爲龍

借錢不要券

厚待蒙師

讀岳傳

力阻張勳之起用

關防鎮邪

今之鮑叔

李純軼事

議和代表之不祥

南北和議。遲延至三年而未成。朱啟鈞。唐紹儀。首次出馬。不歡而散。王揖唐。以安福禍首而遁。溫宗堯。亦縱跡不得至上海。李純受任之時。術者錢某。適因事見純。勸其不就。就則一年之內。必有血光之災。純聆其言。氣亦甚餒。屢辭而不獲。幕友某某。素主開通者。以爲術士之言。特騙人伎倆。不足信。純終猶豫。然以爲任大責重。或遭人之暗算。故平時深居簡出。非親信之客不見。卽未有病。亦必推言有病。所居之室。衛隊長陳某。常率其隊兵。爲晝夜之巡邏。夜所寢處。一夕或至數遷。妻妾恒不知其處。無他。防刺客也。近日所修之小手槍。乃購自德國者。嘗佩之不去身。今乃以之自戕。術者之言。洵有驗哉。

余大鴻索命

余大鴻者。常州人。沈有卿之弟子。亦革命中之巨子也。二次革命時。隸於李烈鈞軍中。湖口之戰。爲李純所獲。輸訊時。大罵李純之阿附袁世凱。爲違法無恥之妄男子。純大怒。因而槍斃之。事後頗悔。對人嘗引以爲憾。死之晨。純方盥洗於冬雪房中。忽大叫。余大鴻。何爲闖入我房中來。胡言亂語。約二小時。隨卽清醒。家人以爲無事矣。不意竟死於是夜。

王夫人之勸戒

李純之賢配王夫人。爲名家之女。習禮明詩。深明大義。嘗以急流勇退諷之。皖直開釁之時。與浙皖兩省。有不能兩立之勢。借填防之名。密布士卒於兩省各要害之處。幾接觸而交鬩焉。賴王氏一言。通電罷兵。三省均受其賜。此事純之內戚趙姓者道之。似甚確鑿可信。

秀山之愛弟

秀山之弟名桂山。得兄之提挈而至中將。友于甚篤。同牀共被。有漢代姜肱

之風。每有差委。輒相持不忍別。居恒常以廉儉兩字相勗。嘗謂其弟曰。我等由貧苦而來。得有今日。已算萬分僥倖。切勿貪心不足。驕奢淫佚。效若輩之所爲。（其意似指某某督而言）象有齒以焚其身。古人之言。須當共守。我之志願。將來得退步時。一家贍養之費。不患不足。我之錢。卽你之錢。爾尙何事營營哉。其弟亦能謹飭自守。聞兄之死。幾至自戕。

四妾之名

李純有四妾。以春風夏雨秋月冬雪命名。春風直隸獲鹿人。夏雨江西萬載人。秋月湖北江夏人。冬雪安徽懷寧人。就中惟春風爲最寵。貌亦最勝。頗知文字。嘗佐純治公事。遇有疑難之處。純卽問諸春風。屬吏之關說差委者。往往由媼婢而達於春風。或曰。春風雖治公事。却能潔身自愛。以故李純信任不衰。理或然歟。

自知不得其死

二次革命之役。李烈鈞。林虎等。均爲革命軍中之健將。拒戰甚力。袁以李純爲帥。湖口一役。躬行指揮。將士效命。大炮轟處。血流成渠。江西賴以平定。事後。謂其幕友某曰。我受總統知遇之恩。不得已而爲此。以同胞殺同胞。違背天理。喪失人道。我其不得其死乎。每與將士談及。輒引爲終身之恨。以故直皖事起。不發一兵。不出一餉。卽鄰近毗連之皖浙兩省。幾處於接觸逼薄之勢矣。而卒慎守其界。不與起釁。純在諸督軍中有仁人之稱。宜哉。

要錢又要命

岳武穆。宋之名將也。一日人問之曰。天下何時得治。武穆答之曰。要天下治不難。只要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命。方可。秀山嘗引岳武穆語。謂其將士曰。今之官僚。不論文武。要錢固其目的矣。萬一敗露。不惜出其不義之財。向外人求保護。所謂既要錢。又要命。欲求中國之平治。得乎。

與馮總統爲知己

洪憲製造之日。各督方景從響應。上勸進之書。其時馮爲蘇督。既不勸進。又不諫阻。似爲騎牆派一流人物。秀山方督江西。亦隱然與之並峙。蓋其沈澀一氣。有由來矣。馮嘗謂其僚屬曰。北派中之人材衆矣。求其志慮忠實。有沈幾觀變之智。扶危定傾之材。徵秀山其誰與歸。秀山亦以舉世悠悠。能知己者。惟馮公耳。迨馮入任總統。卽以東南半壁之全權。委諸秀山。臨行。謂某紳曰。吾以蘇督畀秀山。非有私於秀山也。實爲東南慶得人耳。馮物故後。秀山間與僚屬語及之。必痛哭失聲。自此嘗鬱鬱不得於意。神經病之蘊釀。卽起點於斯時。其未死之十日前。忽語幕友某曰。吾昨夢馮公談甚暢。有招我偕隱之意。我亦忘其爲死而遽應之。或當不久於人世乎。幕友以夢不足憑慰之。不意其成讖也。

伉儷之篤

常人一得志。往往忘其糟糠之妻。若武人則尤甚。某師長某旅長之往事可

見也。亦有恃其屢屨之經歷。以悍毒聞於人。而夫以專閫之大員。反爲所制者。若秀山與王夫人。則可爲近今伉儷之模範矣。王夫人以螽斯之德。惠逮於下。故四妾從無詬誶之聲。聞於閫外。春風雖甚寵愛。不敢加無禮於夫人。夫人以秀山鍾愛。故亦時時垂青焉。秀山伉儷之情甚篤。納妾不過十年之間。要皆夫人慫恿之。未死之前數日。與夫人論國事。相持痛哭。亦可見其情擊矣。

文和誤我

文和之被賞識。乃在初督江西時。至以爲貌似其父。認爲義子之說。亦好事者構陷裝飾之言。不過以小忠小信之故。結秀山之知遇。不防清議。不避嫌疑。乃事實之顯然者也。此次保和爲財政廳長。一則以文和屢任權運。經濟或有專長。一則以保王克敏爲省長。既遭反對。因而降求其次。以爲顧全顏面之計。不意其反對更烈。蘇人且爲進一步計。羣主廢督之議。秀山見不如

意之事。相逼而來。一事之齟齬。蔑我數年之政績。既不見諒於蘇人。復無辭以對政府。一時神經。發亂。遽出此自戕之下策。其未死之前。數刻。某隊官過其門外。輒聞其拍案大呼曰。文和誤我。呼聲方畢。而砰然之響作矣。

以美婢贈某秘書

秀山之某妾。有婢名小憐者。出自良家。爲族人所掠賣。聰慧而知文字。容色亦可人。其妾屢勸納之。秀山不可曰。此亦詩書之族。我何忍淪之爲妾媵。儼擇士人而嫁之。嘗侍秀山於辦公之室。某秘書者。江蘇之某縣人。年少而貌美。才亦不俗。幕中人均推服之。呼爲小子建。秀山有重要事。邀某商酌。得出入於其室。小憐亦習見不避。久之。眉目傳情。兩相愛好。只以秀山家法森嚴。未能如紅拂之私奔李靖。某秘書正值喪偶。大有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心願。又稔知此婢爲秀山所鍾愛。雖於同人前。微露求偶之意。僉以此爲禁轡。未可作問鼎之想。一日秀山因有祭某紳文。儼倩某秘書捉刀。步入其室。見案

上有懷美人詩八首。秘書欲藏之而不及。秀山取而讀之。嘆賞再四。許爲次
回後一人。詢以有無其人。當爲設法作合。某秘書囁嚅不敢對。以實答。以文
人好事。虛構其人而已。秀山旋詢諸他秘書。畧知其隱。隨商諸王夫人。認爲
義女以嫁之。以某秘書貧有甚於相如。厚贈奩賞。以爲終身溫飽之計。某秘
書曾作感恩詩三十首。一時傳爲美談。昔清時舉秋帆制軍亦有此事。不得
專美於前也。

此生無昧心錢

秀山自握軍權以來。二次革命之役。實爲老袁立大功。事平之後。報銷軍費。
事事核實。自江西移節白下。歷任已十餘年。處如此膏腴之地。在他人爲之。
攫取之資。當必以數千萬計也。乃所得只有此數。亦可見其不妄取矣。嘗謂
其家屬曰。我所以得有此數者。實爲某某實業之盈餘。祖遺財產。全賴郭君
桐軒之管理得法。日積月累。益以我歷年之薪公。適得其數之半。在某某諸

人以爲處此混濁世界。舍此味心錢不取。人亦不能相諒。拙莫拙於我也。我曾以疏廣語答之。我自問積得此數。尙覺其多。一身既無嗜好。妻孥亦借給無多。何用此味心錢爲。以上云云。爲某幕友所述。核諸遺書所囑。似相符矣。

賞識王克敏

王克敏以狂嫖狂賭。著大名於京師。遂爲人所指目。然其人實有綜理之能。踴應之才。自齊省長辭職後。秀山乃保薦克敏以承其乏。蘇人以其素行不齒。起而交攻。至以惡克敏者惡秀山。秀山自移蘇以來。此爲受蘇人一大打擊。一日。謂寧紳某某曰。我於王某事。不過憐其才耳。不料蘇人如是不達。古來如劉毅之一擲百萬。何莫非狂賭。杜牧之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何莫非狂嫖。其品雖無可取其才實有可取也。兩人之至今得名者。反以狂賭狂嫖得之。而謹守繩墨。不能一事者。古往今來。不啻恒河沙數。何沒沒無聞焉。今非需才之世乎。此等不羈之才。尤宜愛惜而保全之。以一孔之

識而屈奇才之士。蘇人亦不達甚矣。某紳亦無辭以應。

毛赤脚之先見

甯省三年前。市上有毛赤脚者。不知其名。亦不詳其由來。嘗從諸乞兒遊。能預知諸乞兒每日所得之錢數。乞兒爭供奉之。人有知其異者。就之質禍福。及一切未來事。往往出人意外。而事後按之。靡一不驗。嘗伏於督署之側。觀秀山之出。對之大哭。衛隊疑其有神經病也。斥而逐之。人問其哭之故。則曰。此亦今日之好官也。當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遭橫逆死。自是而我蘇無好官來矣。我爲李某哭。我尤爲我蘇哭。諸君請記之。一日忽不見。有人傳其入江云。聞其語者。按諸李督自戕之日。并時刻一無爽焉。異哉。

呼吳佩孚爲奇男子

此次推倒安福魚行。及主張開國民大會。皆吳佩孚一人。有以提唱而實行。之皖軍之敗。指揮其間。實居首功。聲名乃一躍而上。每一電上政府。秀山嘗

手錄之。並語人曰。當今之世。我只佩服吳佩孚一人。坐而蓄者能起而行。確是一個烈烈轟轟的奇男子。可惜鋒銜太露。遭人嫌忌。恐難容於昏濁之世耳。我當遺書戒之。由此觀之。秀山誠佩孚之知己哉。

遺囑中之忌諱語

秀山之死。誠出意外。外人等報。至疑爲人所暗殺。以今日之時局。鬼蜮之心論之。固自有可疑之處。茲有友人自白下來。據云。風聞其遺囑中。尙有觸忌時人之語。大旨謂軍閥之互爭權利。各私其私。明目張胆。趨於極點。同一黨派。今日兄弟。明日仇讎。此等景象。南北均一邱之貉。萬無可以理論。情解卽聲言廢督者。以帑上之空談。博無識之榮譽。亦無非名實兼收之主義。時局如此。人心如此。統一之期。不知何年何月。我既不能矯正之。又不屑躬效之。遭人嫌忌。受人指摘。惟有一死以謝同胞。俾知此身雖死。良心不死。或足使馳逐權位者。庶幾恍然於到頭一死。萬事皆空。民國之禍難。得稍紓耳。左

右以其言過於切直。故於登報時刪之。友人之言如此。確實與否。殊不敢斷。惟數語之所警者實大。姑錄而存之。

督署內之鬼聲

督署房屋甚多。內室近於園林之處。恒有怪聲。發於夜半。秀山未死之前數日。啾啾唧唧。四處響應。婢僕相戒。不敢單行。卽有差遣。約伴持杖相扶而行。某夜兩婢同行。忽見黑影數團。似從西廂房而入東廂房內。驚極駭呼。相將倒地。衛兵聞而趨視。灌以湯藥。兩婢始蘇。備述其所見。衛兵持燭入東廂房。則闕其無人焉。由是督署中人相傳。內室有鬼。或曰。署中鬼聲。李督曾親聞之。其所備之小手鎗。亦所以防鬼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信然。

汽車之緩行

南京之行汽車。已近十年矣。雖汽車不多。而駛行肇禍者。則不之見。秀山性極仁慈。約束汽車夫極嚴。每當出署之際。再四諄囑。當以生命爲重。如有誤。

失。致傷人命。斷然照例嚴辦。決不輕恕。遇熱鬧之市街。老弱之經過。有時竟停車以待。督軍如此。於是督軍以下之坐汽車者。咸懷懼以飛駛爲戒。此亦仁慈之一端也。

王揖唐之假冒如兄

直皖交闕初起之時。王揖唐蟄居海上。大肆其運動之力。出其蝦兵蟹將。於皖蘇土匪叢集之地。餌以金錢。使之蠢動。以應皖軍。不意爲李督所偵得。以爲擒賊須擒王。隨下拿捕王揖唐之令。揖唐聞之。遽登各報辨白。自稱如兄。李督見之。大笑曰。這種小人。我唾棄之不暇。我何嘗與他換帖來。他不是姓王麼。虧他不稱內兄。(李督娶於王氏)倒要假冒如兄。簡直是不要顏面的。

狗下淚

督署內室。豢一小犬。聞係某旅長所獻。通體全白。無一雜毛。有雪獅之目。李督最鍾愛之。嘗引以爲戲。未死之前某日晨。狗忽對之下淚不止。李叱之曰。

爾今對我下淚。豈於我身有不祥耶。狗似點首者。再以故李督於某日起。不出拜客。不會生客。一面電告病假。內室之外。加添衛兵。隊長某日間不離左右。絕不意其神經昏亂。出此自戕之下策也。誰謂蠢物之無知哉。

奉總統如嚴師

秀山爲直隸天津人。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其時徐大總統因事過津。欽其文學。藉袁總統爲介。拜之爲師。質疑問難。徐頗嘉其可造。勉以多誦古來之兵書。歐美科學之關於兵事者。悉意研究。秀山唯唯不敢忘。嗣後由協統而統制。而鎮守使。而護軍使。以至都督。束修之饋。日積於道。公事之重要者。每以密稟諮其可否而遵行之。秀山嘗語其僚屬曰。北洋派中。列總統門下者。居其大半。惟我則始終如一。不以總統視之。而以我師視之。自信後來無論如何。當不至爲同室之操戈也。今總統特使潘復治喪。并調查其致死之由。飾終之禮。逾於常格。或亦由於師弟感情之素孚歟。

嘗應童子試

秀山之父。一析津老儒也。得秀山時。已在晚年。日夜課讀甚嚴。希望續其書香。授以時文。秀山頗以爲苦。每逢作文之期。往往借故逸去。人問其故。則曰。此腐爛時文。何足以役我心。思行當於長槍大戰中。覓我事業耳。故爲文。既不工。又時與格律相左。十四歲時。嘗一應縣試。一起講。却占去三百餘字。邑令奇其貌。謂之曰。觀汝容貌。却非料甲中人。留此有用精神。研究兵書。以備他日干城之用。頭巾伎倆。不足學也。獎以膏火之資。而以文之違格。斥之。秀山感悟。白之於父。卒由邑令之介紹。得入武備學堂肄業。發軔之基。實賴邑令有以導之。秀山於賓坐。屢言之。

罷市時之密電

爲北京大學學生毆擊賣國三賊事。影響及於海上。亦爲罷課罷市以應之。蘇省各縣之繼踵而起者。比比皆是。人心皇皇。朝不保暮。海上五方雜處。魚

龍難辨。蠢動之勢。幾乎迫於眉睫。李督接到各處公電後。隨電總統及國務院。有不特衆心如此。卽本督與三奸亦勢不兩立。前後凡數十電。皆義正詞嚴。迫政府以不得不允之勢。各方面猶因時日之遷延。疑其電爭之不力。一日數電。責言迭至。據其幕府云。彼時李督三日夜不遑食息。次日擬親自往京面爭。而傍晚罷斥賣國三奸之電至。天大之事。一旦消滅。此遺囑上所謂我自問對得住蘇人。而蘇人自不見諒也。

爲段祺瑞叫屈

直皖之勝負既決。安福魚行倒閉。十罪魁相率遁藏。段祺瑞乃處於一敗塗地之勢。相傳其蟄居宅內。長吁短嘆。憤不欲生。國人之持清議者。莫不太息痛恨。以段祺瑞爲賣國求榮之罪魁。秀山雖依傍直派。立於反對段祺瑞之地位。一切討伐之事。無不干與。而有時與僚屬私議。則頗左袒其人。以爲芝泉亦吾老友。性情直爽。學問優長。馬廠起師。洞明大義。民國之再造。不可謂

非芝泉之大功。惜其浸潤於小人之言。爲徐樹錚李思浩朱深姚國楨曾士
萬等一般人所播弄。斷送我國權利。陷爲萬世罪人。不得不爲之叫屈耳。事
後聞於曹張前。使人爲之道地。并致函於段。勸其遵養時晦。論者謂秀山之
不滿於某某者。或其所不忘段舊之故歟。

南開之志願

我國興學以來。規模之大。辦理之善。莫踰於上海之南洋。天津之南開。南京
師範之附屬中學。而南開之資格。尤超於南洋南京兩中學而上。固盡人而
知之矣。李督爲天津人。教育事業。關懷於桑梓爲尤切。而與南開之校長教
員。時時與之通信。籌其所以長治久安之法。嘗慕楊斯盛之爲人。以爲彼一
巧人之耳。尙知急公好義。輸以巨款。爲培植鄉里子弟計。可以我輩而不如
乎。故每屆薪公之收入。與實業之盈餘。必囑會計諸人。就中提出若干成。另
行存貯生息。無論何人。不得提用。無論何事。不得移用。此次遺囑上。有以四

分之一。爲南開作永久基本金者。蓋已計其累年所積者而言也。不知其弟若妻。能行其遺言否。

愛儷園之炸彈

王揖唐自充北總議和代表至申而後。寓於靜安寺路之愛儷園。某夕。園內某處發現炸彈一顆。以火線遭濕。未及炸發。王揖唐疑爲秀山之指使。移書大責秀山。秀山答以書曰。公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僕卽有恨於公。何至下效無賴之暗殺行爲。況并無所憾於公乎。（其時直皖之釁未啟。南北議和欲圖接近之時。王李亦在交歡之際。故李云云。）王終不釋於意。與人談及。輒云秀山不懷好意。今日秀山之死。西報多謂其非自戕。雖屬神經過敏之探索。而當此人心險巖之日。安知無岑來被刺之舉。或曰王之積恨於李也深矣。以疑李者而躬蹈之。似亦黨人慣用之手段。是則鄙人非親見。不敢臆斷其爲有是事矣。

見賞於袁世凱

秀山在武備學堂時。已自命不凡。某教習雄其氣概。許爲大器。世凱練兵於小站。該教習卽介紹於世凱。得爲淮軍小隊長。命下之日。有落落不屑就之意。該教習勉其不妨小就。同學某生亦勸其少安毋躁。秀山就職未及一月。而頭角遽露矣。某日爲世凱閱操之日。秀山以三次命中。大邀獎許。協統統制之驟拔。卽基於此。世凱嘗謂馮國璋曰。李純大將才也。勿輕視而小用之。故二次革命之暴動。卽下署江西都督之命。督理江西軍務。湖口一役。遂奏大功。雖以李烈鈞林虎之善於戰略者。亦於事後佩服不置焉。

早發廢督之議

秀山以民國以來。無一日爲安寧之日。其故由於兵餉之不資。而擁此軍權者。遂以此爲要挾政府之具。數年前。秀山嘗與僚屬痛論及之。以爲就今日之時局。爲急則治標之辦法。非實行廢督。不可。願欲廢督。必先裁兵。不裁兵。

而主張廢督。不過紙上空談。沽名釣譽之舉耳。吾非不知爲此。而避督軍之名。居總司令之實。所謂換湯不換藥之伎倆。欺人乎。欺己乎。恐爲明眼人所覷破。更覺一錢之不值矣。不意近年來果有廢督之議。發現於一紙風行之電報矣。今蘇人之主張廢督者。恐亦與狐謀裘與羊謀腋等矣。

今日非尋歡取樂之日

民國以來。多妻之俗。已成爲天經地義而不可更易。淫風之開。乃開於上。相傳某督後房之寵。等於牟尼之數。某總長之內外各室。倍於花信之數。卽宦於京師簽事等微官。亦多效齊人之左擁右抱。一妻一夫之義。已不行於中國矣。於是精神散於肆應。費用倍於昔時。洋房也。汽車也。大菜也。所出旣繁。不得不出其強盜攫金之手段。法律有所不懼。清議有所不顧。圖一時之佚樂。得萬世之惡名。自以爲計至得也。秀山嘗自言曰。古人有云。匈奴未滅。男兒何以家爲。今國勢弱貧若此。東鄰之虎視眈眈。無已時。如何對付之方法。

責任全在吾輩。豈宜尋歡取樂之日。吾之娶妾。實爲嗣續之計。曲徇親友之請也。一年又一年。蹉跎復蹉跎。而年已半百。而親友之請如故。僚友之爲我。覓宜男相者。亦續續不絕。我乃不得已。爲螟蛉式穀之計。以絕其望。而杜其請。我意則別有在。我國如此。必有滅種之憂。與其待他人滅之。何如我自滅之。無子何足悲。有子何足喜也。其言之曠達類此。

李秀山對付龍軍之手段

民國七年秋。江北忽有匪徒擾亂之警報。并拆毀津浦路一段。旋由李督軍派散擊教。并將鐵路修復。當時各報均記其事。而閱者均以爲事非重要。多忽視之。殊不知此事實係龍軍謀侵江蘇。而李純對付此事。其手段之辣。辦事之迅。至可驚人。與其向日之遇事迂緩。人訾其爲懦性者。不可同日而語。殆事關切已。故肯斷然出此乎。此事之起。始於龍濟光逃津。在天津設兩廣巡閱使署。然敗兵殘卒。已屬不多。雖欲虛張聲勢。必不可得。而龍在廣東。既

失其根據地。欲圖恢復。萬難辦到。勢又不得不招兵助威。以冀在北方占一席地。乃先歸降於皖系。皖系雖許其投効。然以其無兵。亦輕視之。龍招兵之念益熾。其計劃則就地招兵。卽就地駐兵。而直魯各省。各爲有力者把持。萬無孽龍新軍駐紮之餘地。乃垂涎於江蘇。以蘇省軍隊。本極複雜。且事權不能統一。較易插足。遂先期商之皖系。皖系以其能爲聲勢之助。故亦許之。爲之籌撥款項若干。派人在蘇皖交界之處招兵。招足一團後。卽編爲新振武軍一旅。旅長係徐寶山之子某。駐於南宿州。李秀山以蘇省客軍本多。事權已不統一。方有指揮不能如意之虞。若更有新振武軍插足其間。益滋複雜。且新振武軍實爲監視而來。更不能不出嚴厲手段。以絕其途。異己者既除。客軍或亦可警惕。然新振武軍固受皖系之密命者。表面上尙不可牽及。故遂直指新振武軍爲匪。先行電國務院。云江北有匪黨滋擾。拆毀津浦路。鐵路係何軍所拆。殊不可知。惟據人傳說。新振武軍并未毀路。或卽係別有

人拆毀。以爲證實新報武軍爲匪黨之一端。亦未可知。現已派兵往剿。云。一面卽電南宿州知事。令將新振武軍各軍官嚴厲對付。軍隊繳械解散。南宿州知事某。素有才幹。乃先密調軍隊。監視新振武軍。一面在縣署設筵。請新振武軍各軍官。旅長以次至連長。均到署。知事已先有戒備。席間一聲暗示。卽由警備隊將新振武軍各軍官。悉數拘拿。除旅長徐某外。其餘卽皆槍斃。而在外駐紮之新振武軍。亦由軍隊勒令繳械遣散。是役也。斃軍官三四十員。地方上毫無變動。某知事之辦理其事。可謂能矣。李秀山得報後。卽電國務院。云匪黨已遭擊散。津浦路派兵修復。云。國務院雖知此事之內容。亦不便明言。只得將錯就錯。覆電恭維李秀山。幾句完案。從此龍濟光不敢覬覦江蘇。按龍軍之不德。在粵已然。若使其駐蘇。必無好現象。李秀山斷然出此嚴厲手段。保存蘇省秩序不少也。直至近日。龍濟光覬覦江蘇之念。又起。將得常熟太倉等之灘地。移兵屯田。李秀山亦力爲反對。而蘇人士之

拒絕亦力。現已由國務院聲明。龍軍屯移常太。決不實現。蘇人當可心安。而以嚴厲手段對付龍軍之李秀山則死矣。

軍裝店主之冤殺

李秀山對付龍軍之役。尙有一事頗可憐者。當龍軍初招時。由南京某軍裝店主王某承辦軍裝。俟編成旅。當以王某充營長。王大喜。以爲從此可一步升天。遂棄店挈妻而去。到宿州纔三日。某知事卽電達督署。李卽回電以王某爲孽龍手下人。當是不良分子。卽予鎗斃。其妻亦未倖免。此足爲妄想發財之戒。其參謀某。係余友馮君之弟。本爲徐寶山之參謀兼軍需課長。徐寶山子旣爲旅長。卽招往襄助。余友得龍軍在南宿州被解散之消息。大爲驚惶。後知其弟因事有兩日前入京。得免於難。亦云幸矣。

少年時所遇之異人

李督在學生時代。卽非常開明。其肄業北洋武備學堂時。恒與三五同學。議

論朝政得失。某事須如何改造。某事必須廢除。抵掌而譚。無不中肯。同學以其議論駭人聽聞。輒遠而避之。不與爲伍。蓋恐因言買禍也。李於議論風生之時。數數遭同學白眼。卽知同學中不足以言肺腑。乃自此緘口不言。每於星期節假。恒書空咄咄。踽踽獨行。聯袂偕遊者絕少。一日在某寺遇一男子。魁梧英偉。低首徐行。若有重憂。李正擬上前與語。忽聞男子自語曰。時下學生。徒有其表。復曰。那能爲國分憂。卽幸而學業有成。亦不過借此爲利祿之階梯。作異類之馬牛耳。言下更現其不豫之色。李聞而異之。亟拱手趨前就語。並叩其姓氏。其人曰。傾蓋相逢。志尙未合。何必定知姓名。乃挽李手。至一僻靜禪堂。各傾肺腑。終日不倦。臨行。微聞其人且走且言曰。可惜。可惜。斯人也。取功名。獵富貴。則有餘。救國難。拯黎民。則不足。蓋其人與李一夕譚話。卽知李爲一色厲內荏之人。故有此歎。李聞其言。乃廢然而返。心儀其人不置。然自此亦不復相見。後每蒞一差。卽到處物色。絕無音耗。民國成立。亦終不

見其人。其嘗謂人云。見首不見尾。是人其猶龍乎。設使當日其人肯友我。我之造就。豈止此乎。

不受珠屏

李督江西時。有某鎮守使。以穩固地位起見。特覓掛屏四幅以獻。李視該屏。框爲紫檀所造。屏中花樣。爲春夏秋冬四季。花卉花葉。爲羊脂翡翠珊瑚寶石製成。尙有檀屏一座。高三尺。花樣爲東坡遊赤壁故事。人物山水。亦猶掛屏。尙無足奇。惟當天一輪皓月。爲金剛鑽製成。光芒四射。耀人眼目。其粒之大。大約在五六克拉之間。配以拾瓶一具。高與鏡若。爲白底藍花。確是成化間物。李督見此數物。愠形於色。立刻傳某進見。正色謂之曰。方今國家。正在風雨飄搖之中。軍餉奇絀。正我軍人以身殉國之時。要此珍物何用。揮之領去。某一時惶懼無地。諾諾而退。李於某退出時。更以溫語慰之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可也。余不汝罪。汝勿介懷。由是江西軍界肅然。

一百萬足矣

李督嘗謂其妻曰。余初爲北洋淮軍小站隊長。祇希官至管帶。積蓄數千金。捐軀殉國後。爾得以衣食無乏。於願足矣。豈料今日位至督軍。擁資二百萬。國家酬我軍人之勞。亦至矣盡矣。余豈尚有奢望哉。且吾年屆知命。嗣續猶虛。雖有千萬。承受何人。且吾素笑世間一般愚人。生前力爭爲千萬人唾罵之財。死後爲二三子孫揮霍之費。吾笑之。吾豈效尤之。

與兵士同甘苦

李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大有吳起治兵之術。故深得士卒之心。二次革命時。李烈鈞兵力三倍於李督。然終不敵李督爲其所逐者。蓋其兵士深感李督平日待遇之恩。人人用命故也。猶憶其在民國元年。任九江鎮守使時。有粵軍衛兵某。因犯軍規。爲其斥革。某轉輾入李烈鈞軍。拔爲連長。迨李與李烈鈞戰。某將主將營壘埋伏。盡洩於李。李方得敗烈鈞軍。以成二次革命。

之殊功。蓋此衛兵前曾屬受李之周濟。故雖爲其斥革。而尙不忘其德也。李初任北洋淮軍小站隊長。視全隊兵士如子弟。痛癢相關。憂患相恤。故衆兵士視李。亦猶父兄。一隊之中。官長士卒。儼然家人父子。隊中有胡德福者。正目也。父死無以爲殮。李憫之。毅然分已半餉助之。隊中有兵士葉某患瘡。同時又有兵士陸某患痢。均是異鄉人。無家可歸。乃均留在己寓。出資延醫。爲二人診治。囑夫人爲病者治糜粥。已則親自料量藥罐。蹀躞於兩病人之間。如是者半月。葉某得以告痊。陸某則竟以痢而死。李乃出資爲陸衣棺營葬。而囊金不足。竟典質衣衫勉足之。陸某因得不委屍溝壑。後陸某妻小自涿州來領柩。李又力湊數十金爲贈。一時義聲所播。頌其德者。不僅本隊。卽別隊兵士亦均頌德不置云。

倒段中之暗助吳軍

倒段聲中。李督於直皖兩系。似一無所袒護。有客晉謁。輒以病爲辭。一概不

見日在署中與二三幕友杯酒譚心。惟不及國事。殊不知彼早已密電鄂督。暗中助吳佩孚進行。打消安福。逮安福勢倒。乃毅然捉拿王揖唐。拒敵倪嗣冲。故致人疑其爲圓滑。兵法云。守如處女。出如脫兔。李督此役。實頗類是。惟外間不知其密謀。致爲多數人之不滿意。蓋亦冤矣。

幼時以兵爲戲

李督於十四五歲時代。性極頑劣。不受塾師約束。日受夏楚而不悛。每於傍晚下學時。輒聚頑童十餘人。削竹爲刀。折木爲鎗。裁紙爲旂。在空曠之地。爲軍營操練之戲。又常以紙折爲人。分紅白兩隊。排列院內。以銅管實銃藥。其中爲大炮。燃火轟擊。以爲樂。日以爲常。一日正在門前爲操兵之戲。適其族叔來見衆兒童。雖是兒戲。然步武有節。進退有方。李則持令指揮。儼然大將氣度。心異之。乃入勸其父。送其入武備學堂肄業。李聞之甚喜。絕不似在家塾中之頑劣矣。

爲夫人祝壽之儉樸

李督夫人王氏。去年九月八日壽誕。軍警各界所送壽禮。均一概壁謝。惟受第六師某旅長泥金壽聯一付。署內各員之禮。除壽聯壽屏外。一律壁謝。署內演劇三天。以酬賀客。壽堂中之鋪設。非常儉樸。不過較尋常士庶人家。畧加一等而已。當日謂其夫人曰。我與汝念不到此。人生亦當知足。爾母羨某某之花錢十萬。媚其夫人爲之祝壽也。

軍事學

公在北洋軍官學校時。修業最勤。講義有不明瞭之處。必向同班諸生再三研索。務窮其蘊奧而止。又多備新出東西洋譯本。以爲參考之資料。雖值放假日。不敢荒嬉。他人皆出遊玩。公獨手把一編。懃懃懇懇。不肯釋卷。以故每值學期試驗。恒列前茅。卒業後。復加以實地練習。時時留意軍事學。遂爲中國首屈一指。外人亦多欽佩。民國四年某西報訪員來華遊歷。徧觀各省營

制歸而著爲評論。謂中國陸軍當推二李。其一則指李烈鈞也。

反對帝制

當民國四五年間。籌安會起。袁項城擬帝制自爲。以公爲彼舊部。又曾極力提挈。時公方以昌武將軍督理江西軍務。袁乃屢致密電。囑爲捏造民意。聯名推戴。公知世界潮流。萬無復改君主之理。屢次復電密陳。皆根據學理。語極懇摯。血淚俱下。袁非惟不納。且隱責以負恩。嗣見舉國若狂。主之者又立意堅決。始不敢再言。續接京中來電。多付之於火。不欲敢視。常對家人痛哭流涕。謂吾受袁氏厚恩。萬無背叛之理。然千辛苦所成之民國。何忍坐視其滅亡。倘果正式宣布改變國體者。吾惟與之俱盡而已。卽處分家事。爲取義成仁之預備。蓋公之蓄意自裁。現已第二次矣。

紀律嚴明

公治軍素重紀律。節廳所至。部下兵士有私取民間財物。或強賒硬買者。無

不立予懲處。公在九江鎮守使任時。有某副官私一孀婦。婦本富室。家資巨萬。不一年。悉爲其副官揮霍罄盡。復另眷一土娼。將該婦棄置不顧。婦媿憤交縈。自縊而死。族黨羣起不平。作匿名書抵公。公派員偵查得實。實副官於法。一時頌聲載道焉。

生魂

金陵督署上房有樓五楹。公之臥室在東首一間。自公抱恙。不下樓者已月餘矣。距公薨逝前十餘日。有姪壻楊某帶同副官數人。在樓下值宿陪侍。因長夜無聊。相約作葉子戲。正在興高彩烈之時。忽聞履聲橐橐。衆疑公下樓。匆匆收拾。作鳥獸散。時澹月微明。楊某隱身門後窺之。見公着病時便服。繞庭一周。並無所事。仍由東首上樓而去。次日以語王夫人。夫人大駭。蓋公自昨晚八時將寢後。徹夜安眠榻上。夫人與諸妾輪流環侍。寸步未離。斷無下樓之事也。羣疑公久病之軀。生魂離殼而出。以爲不祥。初不虞更有此不測。

之變也。

儉德

公自奉儉約。在江西督軍任時。素帷布被。無異儒士。有言公既無子女。何必自苦若此者。公曰。吾爲天地愛惜物力。亦行吾心之所安耳。奚必積蓄金錢。爲後人計耶。移節金陵。見署中裝飾華麗。電燈數百盞。嫌其太奢。立斥去其半。或曰。此乃馮宣武所爲。仍之可也。公曰。彼自爲副總統。體制宜爾。吾安敢與彼比也。平日飲食尤喜清淡。一切珍錯概屏勿用。曰。吾輩軍人。得此已爲過分。倘習於肥甘饜飫。一旦有事。再食粗糲。何能忍受耶。

夢中碑詞

李秀山督軍爲隊長時。嘗追匪入一深山中。日暮途窮。迷不得出。因就一枯廟宿焉。偶像毀壞。廟額模糊。不辨其爲何神。卽據神座。隱几假寐。朦朧間見一長髯者。謁禮甚恭。謂山中頗有勝境。願導之偕遊。秀山領之。惘惘然從之。

出廟俄頃至一處。數行秋雁。一岸蘆花。頗多亭閣。不類山中。因抵一祠。畫燭高燒。中有聯云。一憾江上石頭。抵不住遷流塵夢。柳枝何處。桃葉無蹤。轉羨他名將美人。燕息能留千古蹟。二問湖邊月色。照過來多少年華。玉樹歌謠。金蓮舞後。收拾只殘山賸水。鶯花猶是六朝春。一味其字句哀艷。徘徊不忍去。長髯者促之曰。此非君流連之所也。復導之出祠。入榛莽中。拂花披草。至一井邊。得殘碑一字跡。已殘蝕。就月光下摩挲辨之。如係儷語。因詢此爲何地。回顧長髯者。忽狀貌猙獰。鬚髮皆赤。一驚而醒。猶記殘碑中一聯云。一箭成功。石頭坐鎮之日。雙九跳盪。夾谷與會之年。一不知何指。後開府金陵。過莫愁湖。彷彿夢境。入曾公祠。聯語復符合。大異之。回署。卽遣某書記探索殘碑。并告以夢中所歷。終不可得。迨秀山殺身見志。於是知其事者。始悟此二十字中。實有關於將軍之功名。并結果與年歲云。

移花接木

二次革命之時。青年學生之從軍者。頗不乏人。有李生者。浙江人。投李烈鈞軍爲排長。李純率兵下九江。李生爲北軍所獲。獻俘於李純。純詢知其爲學生。且同姓也。釋之。使從軍爲書記。及李純督贛。有以民女獻之者。芙蓉面貌。豈蔻年華。絕色也。就詢其家世。怏然對曰。妾生員胡某之女也。以遭兵亂。墮落至此。李純憐之。卽爲之作伐。配與李生。後袁氏稱帝。護國軍起。李生偕其妻潛逃赴雲南。左右有勸純追之者。純曰。昔人有以逃妾。卽予其偕逃之人者。且彼固妻隨夫走耳。士各有志。我何追爲。一時人皆頌其有德。

玉成後生

李純督江西時。有故人子不遠千里而來。求薦事。晉謁之日。李純詢曰。在家讀何書。對曰。硯園已荒蕪多年。純怫然曰。既不讀書。何不耕田。來此何爲。拂袖逕入。故人子大慚而出。迨返逆旅。已有人爲之代運行李。異而詢之。則皆督署中之當差者。蓋已爲之薦入某校肄業矣。迨故人子畢業。純已移節江

甯後來者推屋烏之愛。爲之薦於某釐卡。月得可數百金。李純聞之。遽調其至江蘇。爲某局司事。月薪只數十金。故人子大憤。辭不就。純召至署。謂之曰。人之處世。當循資格。譬如爲兵。由連長驟升爲師長。事固可喜。試問師長一蹶而降爲連長。能安之乎。其進銳者。其退速。我老矣。甚懼汝之無以善其後也。故人子大悟。

不進小人

秀山督軍有四妾。其待遇一無軒輊。嘗有一妾。爲其父求署中管事。缺。言之再三。督軍終不與。其妾大憤。曰。人之屈身甘爲侍妾者。以有口腹之累也。今媵其女爲下陳。而忍其父轉溝壑以死。於心安乎。督軍曰。是非汝所知也。世風日下。人鮮廉恥。若以汝父入署中。則人之有求於我者。以爲若父有內援。當面必奉承如神明。背後則又以爲籍裙帶。以假威。鄙薄爲談笑之資。是愛之適所以辱之矣。且旣入署。當秉承我之意志。倘偶有過失。責之旣傷爾。我

之感情。姑息則人言可畏。有玷官箴。如之何其可也。因以千餘金購田百畝。予妾之父。使得溫飽焉。

木鷄養到

秀山督軍。當在北洋武備學堂肄業時。年方二十餘。沈靜寡言。姣好如處女。同學皆揶揄之。雖甚怒。終弗與人較。人皆以爲懦弱。一日天晚。衆學生齊集休息室談笑。有吸烟者。吸茶者。皆狀至愉快。洋教員某。突於隔牆斗室中。發二巨銃。屋瓦皆震。衆學生倉皇奔竄。有仆地者。失屨者。狼狽不堪。獨秀山神色自若。舉杯吸茶如故。洋教員某曰。第二班學生中。他日能成爲大將者。必此人也。木雞養到矣。於是教員學生。皆刮目視之。

居功不伐

秀山督軍爲北洋第六鎮統制時。嘗以身爲軍人。不得一經大戰爲憾事。民國二年。奉袁氏之命。統兵南下。遂走李烈鈞。旋卽拜命爲江西督軍。屬下羣

以戰勝爲視。秀山慨然曰。我以中央之財力兵力。臨於一省。此直後妻藉夫之寵。而欺前妻之弱子耳。何得爲戰。且烈鈞之退。絀於軍火財力。軍士之心。未嘗渙散也。今我繼其後。正以軍紀民政。不及烈鈞是懼。又何敢自滿哉。時有團長某。頗不平。謂李烈鈞不過一空談革命者。督軍何重視如此。秀山哂之。後有傳北兵擾及民居者。秀山曰。必大言不慚某團長所統之兵士也。檢之果然。

童子軍

秀山督軍。直隸天津人。幼時科舉盛行。其家長強之入私塾。使誦經書。非所好也。時里中有羣小兒。每晚必集郊外墳地。作攻守之戲。秀山爲學塾。必經是地。羣兒邀之入伍。否則待以武力。秀山不得已入之。爲之部勒編制。居然成軍。由是每每逃學。就羣兒歲。一日。排隊經郭外。有騎差某衝隊而過。羣兒以其亂隊。遮之不使前。騎差以掌摑一兒頰。鼻出血而啼。羣兒懼。逃散者過。

半獨秀山大呼曰。騎差何人。敢掌吾儕之頰。誓必報之。逃者非男兒也。率留者二十餘兒。圍繞騎差。泥石竹棒交下。差突圍不能出。形毀衣破。憊不能起。羣兒亦有傷者。時日已晡。羣兒之家屬來索。始得解圍。差歸。訴諸縣。欲究羣兒之家屬。秀山之家長。賄差以金。事始得解。於是秀山之親戚某。知其非常。力勸其棄詩書而事弓馬焉。

衣鉢相傳

袁氏小站練兵時。李督時方爲小隊長。馮國璋獨器之。認李作門生。後李督不次超遷。皆出於馮氏之力爲多。迨河間代理總統。不願以江寧之地盤讓入。而卽以李督繼之。後河間爲合肥所逼而下野。以事至南京。李督宴之。執師弟之禮甚恭。酒酣。河間太息曰。江蘇之得有今日。皆秀山之力也。然國璋已行將就木。而秀山亦垂垂老矣。此石頭一片土。安能更得如秀山者以繼之乎。李督卽席命傳一軍官至。指示河間曰。我之視彼。猶老師之視我也。河

間與軍官語大悅。撫李督之背曰：「隻眼獨具，洵可衣鉢相傳矣。敢爲君賀。當時有目擊其事者，謂某軍官卽今之齊幫辦云。」

督軍爲軍人之毒

李督善感觸。勤慎而好學。治軍之暇。手不釋卷。每至夜午不睡。書中遇有傷感之事。則掩卷而泣。王夫人初于歸時。頗驚愕。數相勸慰。後以見慣。亦不爲意。當李移任蘇督之日。接見僚屬。初甚怡然。日暮退入私室。忽抱頭大哭。家屬勸之不止。乃召李督親信之軍官入內勸慰。李督揮淚曰：「吾自有吾之感觸耳。諸君日來辛苦。今又承勞駕。吾殊歉然。雖然。我有一言。不可不爲諸君告。軍人萬不可以爲督軍是也。督軍者。軍人之毒。而民之蠹也。吾自爲隊長而營長。日馳驅於村野之間。以寺宇營帳爲廬舍。食無兼味。枕戈而臥。自問固無愧一軍人也。自入民國。一再擢而爲鎮守使。髀肉生矣。後不幸而爲贛督。今又不幸而爲蘇督。以一軍人而兼及一省之民政財政。深居簡出。美衣

肉食。戚友之賴以舉火者。常至數千人。於是資緣慳。不由自主。而患得患失之心。以生。軍人之豪氣盡矣。夫哀莫大於心死。乃一爲督軍。卽天良斷喪。生氣索然。人生之悲。莫於過於此者。吾又安得不哭。時聞者皆舌擗不下。以爲病狂。而當時幕友中之迷信者。僉以爲不祥云。

游棲霞山

棲霞山在江寧城東北。一名攝山。高百三十二丈。周四十里。西北有水注大江。乘浦入攝湖。中有千佛巖。天開巖。中峯澗。白乳泉。品外泉。諸勝。一日。秀山與屬僚數人。游攝山。置酒高會。及登紗帽峰。望江寧城。見清純宗御碑。有詩云。久聞攝山名。秀如玉而冠。秀山大喜。因詩中暗藏己字。而已適又坐鎮江表。管領此山。不覺喜極而舞。酒酣。和岳武穆滿江紅詞云。一斗大孤城。轉眼看繁華消歇。再莫道長江天塹。形勢壯烈。爭霸稱王成底事。而今只有天邊月。尙依然三五發毫光。眞清切。甫半闌。而未有以繼也。蓋下半闌用

韻如雪血缺闕等字。一時難得吟安。苦思久之。終嫌不協。秘書某爲之續云。一腰中劍。燦如雪。殘民賊。終須滅。歎齊梁往事。果因圓缺。至此李又續曰。一壯士要爲民造福。那堪慘澹同胞血。願齊心整頓大中華。甌無闕。於是飲酒樂甚。酩酊而歸。

夢兆

秀山徵時。曾得奇夢。居恒爲人津津道之。卽夢遊曾公祠是也。當曹張討段之際。凡直系之人。無不望段氏之覆亡。高牌店一役。兩軍之雌雄。以決捷音。到甯。秀山喜形於色。樽酒自慶。陶然而寐。忽夢至一處。似爲京師之崇文門。有竟丈大字。墜於城壁。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方驚詫間。又恍惚在江甯城畔。城壁亦墜巨大之字。曰「慶者在門。弔者在室。」醒後以爲不祥。爲王夫人言之。無何。某使漸跋扈。有把持中央之勢。方悟前八字之夢兆。於是徵驗。願後八字。則尙在懷疑之中。豈知壽辰纔過。國慶方來。將星之隕。卽在

雙十之後。誰謂夢兆不足憑哉。

詩訓

當袁氏竊國二次革命之際。秀山逐李烈鈞而督贛。其時有某甲者。狂生也。投以詩云。「干戈南北日相尋。贛水東流恨不禁。休說同胞四萬萬。只今二李門商林。」秀山見而病之。及代河間督甯。遂有長江三督之連盟。約守中立。不附南北開戰。而數省以安。說者謂之詩訓。不知二李雖同姓。實非實沈台駘可比。而秀山之勇於改過。不肯自殺同胞。有足多也。其歿也。江甯爲之語曰。「前有李秀清。後有李秀山。遙遙六十年。愛民如一般。」蓋不以成敗論。其志固相同也。

悟禪

李氏自任議和代表以來。調停多方。專使四出。而南北之相持如故。爭競愈烈。國事日非。而中央又不能諒其苦衷。辭代表。辭巡閱使。皆不得請。抱病益

深厭世益切。每日除閱日報外。以佛經消遣。有某君見其題句云。「吾生何足戀。吾死何足惜。生死等閒事。無喜亦無戚。」又云。「吾心素忼爽。吾病殊幽憂。悲哉涼風起。大地已成秋。」蓋其於生死關頭。已參之透澈。故能捨富貴。捐妻子。一死以愧天下人也。

本蘭再世

秀山無子。而於某某年曾得一女。爲王夫人所出。誕生之前數夕。秀山夢天門開處。諸神簇擁一女將下。凡就其騶卒而詢之。則以花木蘭對。并詢其降生何家。則笑而不應。是時夫人懷孕已及十月。及誕生之夕。又夢一女將軍自外而入。見已一拜而入內室。俄聞自內傳呼。報道女公子生矣。爲之大喜。至晬盤日。兩小手一持玩耍之手槍。一持鉛筆一支。秀山見之。爲之大喜。以爲我女之志願如是。將來或於女界中放一特別的異彩。至四歲時。已識得一千餘字。五歲延某名士課讀。爲之講解。柴紹妻娘子軍助父成業。及沈雲

英守道州破賊事。不禁眉飛色舞。與譚木蘭從軍事。輒黨愧然有悟。若前日事者。不意於某年某月天死。異哉。

保薦王瑚之實心

王瑚爲京兆尹。興利除害。聲譽鵲起。秀山時於賓從中道及之。及齊省長辭職。秀山以爲蘇爲大省。必得政積卓著者。方可以饜人望。正儼保薦王瑚。而某某恃其平日與李督交情素厚。強其必欲薦己。以過省長之癮。李督又以交情難却。且因其才具尙好。資格亦配。遂並薦之。至啟蘇人之攻擊。而卒易以王瑚。論者謂李督之保舉。首及某某。而以王瑚爲陪襯。意固不在王瑚也。則淺之乎測秀山矣。

喜臨王字

秀山於文字上。雖不甚研究。而於習字上。頗用功夫。每日必臨大字數百。小字數百。習以爲常。寒暑不之間。初從趙子昂入手。能得其妖嬈。老女尙有餘。

態之意。繼而以趙之爲人。詢諸某名士。則知子昂以宋宗室而汚元人官爵。便大罵爲衣冠禽獸。嗣見羲之字。心愛好之。又知其誓墓之高節也。益馨香景慕之。於是改習王字。將所購之趙氏帖。撕扯殆盡。隨出重金。購聖教序。蘭亭序等佳本。竭意摹倣。自謂得之。今遺囑所書。亦學王字之可見一斑也。

哀念飢民

北方赤地。三千餘里。李聞之。謂其僚屬曰。籌賑之舉。至今日已成強弩之末。卽上海爲富商薈萃之區。亦覺不如往日之捐輸踴躍。吾意我民之叢怨於官僚也至矣。如由我輩提唱之。提出各人宦囊四分之一。必可得大大的一筆派。亦可稍紓平民不平之氣。餘人都唯唯。獨一人起而言曰。大帥此舉。不能行。此議亦不可發。今日之大帥。正處數方面疑忌之日。大帥已竭誠提出四分之一。不知者僉謂官囊之不測幾許也。且地位切近金錢。雄厚如某某督。不過稍解其慳囊。今大帥以巨貲助賑。一則疑其市惠於其所屬之人民。

一則有相形見絀之忌。秀山領首是之。及就死而果有助賑之豪舉。其識見誠加人一等哉。

聯語

李氏自以軍人。不甚研究詞翰。偶一爲之。往往不落恒蹊。今錄其輓詞一聯如下。亦可見其一斑。輓航空學校學生白永魁云。「壯志效鵬搏。萬里扶搖。今鍛羽。」英靈隨鶴化。九天蒼莽與招魂。」李死後。某君亦輓以聯云。「一死自甘愧蠹國。二百年身莫贖壞長城。」二語於李雖不免溢美。然不可謂非佳構也。

知我罪我

李氏在甯。對於蘇省各事。不問鉅細。莫不小心翼翼。而尤留心於京滬各報。嘗謂人曰。報紙所載。雖不無影響之談。然能益我之處亦多。當認爲諍友。不當屏棄不觀。蓋吾人作事。寧無不肆。於我之不是。而人攻之。正可因之而痛。

改。否則矯正無日矣。凡見報紙所載。有及於李氏者。無論譽之毀之。必剪裁而黏於廢棄之簿籍。題曰「知我罪我」。無事則觀覽焉。故數年之中。對於地方。尙無違反民意之舉動。雖近今財長一席。不無物議之沸騰。然知個中底蘊者。謂實出於部下之某某。非李之主動也。

卜易

自廬子嘉首倡廢督之說。事雖不見諸實行。而聲浪大高。督軍一職。在人民視之。幾如眼中之釘。有不拔不快之感。李於蘇人感情雖不惡。然知督軍之運。必無幾何月日。頗願內用。願無機緣可乘。深滋邑邑。幕中有善卜者。請以周易卜之。得屯之六二。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卜者曰。其無望乎。雖然。其待之十年。秀山撫髀曰。人壽歲何。河清難俟矣。卜者退曰。督軍其病矣。玩歲而愒日。終不遷矣。

督署疑鬼

秀山以時局日棘。神經受刺激。日漸陷於衰弱。夜中恆不能安眠。後亦自知病重。事之輕細者。悉以委之齊燮元幫辦。而已則以養病之故。常處內室。形迹雖若清聞。而心則轉勞。蓋李平時。雅不欲以事權旁貸。今雖暫以委人。終不能無芥蒂。每當夜闌人靜。乘月白風清之際。恒屏人從。巡視署內。以察部下之作爲。人固未之知也。一日。方巡行間。經一室。聞室中團叙多人。作撲克之戲。此亦常事。無足介意。秀山雅不欲擾局。越戶而馳。豈知室中一人。早見一人影過其側。方驚愕間。擲其手中之紙牌。作蝴蝶飛。奪門而索。無所得。又不敢聲張。告於其僮。僉曰。鬼哉。相顧失色。不終局而散。走有遺履者。詎知其實非鬼。固猶是人也。而斯人也不久竟入於鬼域。豈不異哉。

知足

李氏與河間。同爲北洋派之表率。且有師弟之分焉。復辟之役。黃陂退。張勳走。馮既代黎。而李亦代馮。其在蘇也。一切行爲。莫不蕭規曹隨。一仿於馮。惟

是廿四橋之烟土屯雲。南北海之禁魚涸輒。恣取無饜。多多益善。而李則去取分明。一芥不苟。此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且其言曰。凡殖物財。要爲兒孫造福。錢貴流通。多取奚益。此所以生前無一炬之災。而死後無吞蝕之慮。賑災興學。遺妾贍宗。豈不磊落光明。而大樹有知。亦當追悔於地下也。語云。知足不辱。其信然耶。

當筵笑王郎

李氏賦性忠厚。處事則莫稜寡斷。人或以奸猾許之。非其實也。然其爲人。與人交。終莫敢迕。唯激於義理。則有欲言者。或庭辱之。匪所惜也。相傳王揖唐爲北總代表。態希齡作俳優之辭譏之。王過江寧。李款待甚殷。席間。王請議和方略。並乞代爲疏通。是時上海報紙。攻擊王者。匪所不至。王亦自知和議難於接近。又碍於總統前自陳。謂此行必效。保南北一家。至是反覺進退唯谷。故有此問。李微笑曰。鳳凰鳴矣。王不悟。又請曰。熊鳳凰既言之矣。王有慚。

色。李乃轉其辭曰。今茲事解決非難。設中央果無賣國之行爲。則軍事協約可廢。又何待疏通哉。王強答曰。恐我公在南久。爲南方空氣所鼓盪。不覺言然。其實中央自有苦衷。李作色曰。但求於心無愧。純武夫也。知有正誼而已。他非敢知。公行矣。願和議早成。不懽而散。自後安福失敗。揖唐出走。李氏不願任北代表。又請通輯王氏。皆此一席話有以啟之也。

以張季直爲實業家聖人

李純一生於蘇紳中。最佩服南通張季直。至呼爲中國實業家聖人。聞張所辦之各公司。李純均有資本在內。滿擬他日解組歸田後。賃廡南通。就墾牧公司內。購田數千畝。且耕且讀。以教其子。爲晚年退步之計。張亦允以千萬買鄰。綠楊分作兩家春。李與張雖鼻味不同。身分不同。而一語實業。則似沉澀一氣者。且遇蘇省中有不可解結之事。諸紳羣起力爭。李亦有時逞其意氣。臆作威福。或張進一言。則立有轉圜之勢。張固深悉其性情固執之處。當

其與諸紳相持之際。嘗婉辭微諷。以矯正之。此次文和之保薦。財政廳長。却不預謀於張。而張之屢函以勸。亦並無一字之覆。或亦其神輕顛倒之所致歟。

兼祧兩房

各報上有傳其父爲販魚者。予已辨正之。今得趙君來函所探得者。則其叔以輕商起家。實兼營魚行之業。積貲亦有數萬。老而無子。乃以秀山爲兼祧。析津相沿之俗。兼祧二房。則可娶兩婦。孫氏之娶。實其叔所命。秀山蓋有所不得已也。孫氏亦爲故家女。成婚之後。秀山並無異視。微覺兩人性情頗有柄鑿不能相容之勢。與原配之王夫人亦不甚相合。遂至夫妻分上。不免貌合神離。今遺囑所稱之二嫂。卽指孫氏也。使之回母家以終天年。亦慮二女之志不相得。不如分居之爲愈也。臨死且周詳審慮若此。真好整以暇哉。又遺囑上之稱有祖產。亦指其叔之遺蓄而言也。若其父則一貧若洗矣。

刺客之投誠

秀山於平定江西而後。卽授江西都督。抵任未及兩月。卽有相傳刺客之事。是夜月色如銀。照映中庭。秀山正在辦公室中。一心所注。閱視公事。鼙鼓三下。衛兵等已蹣宿於廊下。忽爾白光一瞥。一人飛入室中。全身白色。西裝短服。手持炸彈。一手槍。一置諸案上。謂秀山曰。我來此久矣。如欲下手。豈區區衛兵所能阻我哉。第我目所及。一望而知君爲當世豪傑。在他人處汝地位。方且恃其功成名遂。肆其淫樂之志。此時左擁右抱。不知已作幾次楚襄王之酣夢矣。今汝當此良夜。魚更屢躍。尙爾兀坐案頭。批閱公牘。勞心民事如此。吾何忍以無情之炸彈。手槍而殺當世之豪傑乎。李聞其言。亦不之懼。乃與言曰。良夜蒙君惠顧。亦三生之有緣。當與君痛飲一番。以誌萍水之遇。何如其人諾諾。隨喚衛兵煖酒以進。傾談之下。各吐肺臆。客亦推誠相告。始知指使其刺者。乃南軍中之某某也。相與轟飲達旦。李旣沈醉。衛兵扶而入牀。

及鐘十下。酒亦頓醒。而客不知所往矣。

厚待蒙師

蒙師錢某者。不詳其名字。與秀山爲同里。其父守古者。易子而教之例。六歲時。使入錢某之私塾。錢某乃一應試未入選之童生。當此野蠻教育時代。日以鞭撻從事。秀山性又頑劣。不肯率教。以是鞭撻尤甚。青紅二色。時見於手股間。秀山于是乃畏師如虎。不得不就範圍。荏苒三年。粗知文字。秀山亦不知不覺。反易怨恨而爲感激矣。自當小隊長時。每歲束脩之饋。不下百金。嗣後隆隆日上。贈遺益厚。至任江西都督時。則師已去世。僅存其妻及二子。秀山乃致函於某知事。滙以萬金。爲之造屋置產。其二子亦以竭力提挈。故一任秘書。一任旅長。均能成立。厚待如此。李猶語於人曰。吾之得有今日。我師嚴訓之功也。區區小惠。何能報師之大恩哉。吾不知今之學生。學成而去。操戈相向者。聞此有愧於中否。

上場容易下場難

秀山素性恬退。其所以致此地位者。實由循資按格而致。非有所強求運動而致也。其辭議和代表也。其辭長江及贛皖蘇三省巡閱使也。均出於知足知止之良心。非以退爲進以辭爲欲以讓爲取之故智也。當未死之前數日。嘗流涕謂其某戚曰。南北分子不一。意見不一。各爭其地盤。若一兩無以餒其欲。萬難望其統一。則爲議和代表難。某督某督。皆我之兄弟行。一則時慮其倒戈。一則有願轄於鄂不願轄於蘇之宣言。某新督。雖爲我前日所保薦。安知非貌合神離。則爲三省巡閱使難。我保省長及財政廳長。又不見諒於蘇人。則以後之行政難。明令去職。而政府不我許。隱身逃世。而家屬又不我許。眞所謂上場容易下場難耳。言下唏噓久之。又於死之日。謂其侍妾曰。死時之苦痛。無論如何。不過剎那之間。苟活人世。蠹國誤民。良心之苦痛。久久無已。較之一死之苦痛。不知增却幾倍耳。什麼叫做權位。什麼叫做金錢。

什麼叫做恩愛。一死後都帶不去。侍妾習聽其發半騷語也。不以置意。詎知竟死於是夜也。

讀岳傳

秀山喜看小說。公餘之暇。輒手一編以自遣。所閱小說。不喜香豔兒女。而喜偵探義俠。以爲香豔兒女。乃誘壞心術之書。偵探義俠之作。則益人德性。增人智慧不淺。嘗謂僚屬曰。與其以有限之光陰。羣居作牧猪奴戲。不如開卷之有益也。秀山於舊小說中。尤嗜岳傳一書。以爲武穆乃古今名將之冠。用兵之妙。存乎一心之語。洵爲將者用兵之圭臬。嘗書武穆所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要命。兩言於其座右。以自警勵。每值關岳之祭。必於其前一日。齋宿外室。親自詣祭。并囑僚屬敬謹將事。祭畢。每演說岳公一生事迹。慷慨淋漓。聲淚俱下。論者謂其一生行事。頗類武穆。相傳爲武穆之後身云。

善吹鐵笛

秀山善吹鐵笛。其笛爲杭州某族長所贈。乃山陰俞某之遺物。（俞某曾作蕩寇志。以善吹鐵笛著名。）笛於黑色中微現赤色。長一尺三寸。管上有雙龍環抱。鏤刻甚工。上有銘辭四句。爲俞某手題。秀山甚珍重之。不輕示人。每於春秋佳日。擇寥闊無人之勝地。輿之所至。臨風吹之。有遏雲繞梁之致。遠近聞其聲者。都覺心神爲之怡悅。吹罷。猶覺餘韻悠揚不盡。此在淮軍爲小隊長時事。一日袁世凱聞其善吹。特開大譙。邀君入座。以諸賓仰慕已久。今日願聆佳音爲請。秀山怒而起曰。秀山雖一小卒。要不願爲侯門作清客。昔戴安道碎琴於王門。我豈不能效其高風乎。遽離席而去。世凱亦不罪之。自是不復擲笛矣。

力阻張勳之起用

張勳以復辟獲罪。嗣因直派諸人之關係。竭力爲之運動於東海前。得邀特赦之典。又復不自知足。多方設法。欲重作出山之雲。大致已經成熟矣。不意

事洩於外。皖人士之旅居省外者。相與作鳴鼓之攻。政府方褻如充耳。置諸不理。秀山乃致電中央。義正詞嚴。申明定武之不能爲皖督。以前事之未消釋於人心也。如違人心而行之。定武亦斷不能安於其位。我爲皖省安甯計。我爲定武安甯計。我尤爲主張起用定武之諸君順從人心計等語。一面又致函直派要人。敷陳其利害之所在。是以改易文生督皖之命。此則秀山之有造於皖也。

魚化爲龍

秀山降生之夕。其父夢一鯉魚在池中。忽爾雷雨交下。轟然一聲。變爲頭角崢嶸之神龍。飛上天去。俄爲罡風所擊。下墜於地。則尾已斷去。視之僵矣。正驚異間。侍女來報。夫人生一男矣。抱而視之。知爲英物。證以夢中所見。魚能化龍。必是佳兆。而墜地忽死。又是富貴不終之兆。以故自少至壯。訓以義方。不少假借。其命名曰純者。取義於文王之德之純。麥里蒙難。其心艱貞。暫晦。

而終復夫明也。嘗訓之曰：兒不可一往直前。遇得意時，須急流勇退，爲善耳。隨告以夢之始末。秀山笑謂其父曰：兒能宅心以正，則天自降祥。妖夢本無足憑。父勿過爲後慮也。其小字曰龍兒者，誌其夢之由來，使之隨時自警也。自今思之，實任贛皖蘇三省巡閱使，國慶加恩，特授英威大將軍，是化龍而飛上於天之象也。墜地而僵，是無故自戕之兆也。夢亦奇矣哉！或以其父夢魚之故，指爲素業魚販，則又擬不以倫矣。

關防鎮邪

李署九江鎮守使時，民間有王氏者，爲前清孝廉周筱庵之婦也。王氏美而賢，琴瑟靜好。王氏體素弱，孕將分娩，忽深夜有一少婦立床前。王氏憫悅中，問曰：爾何人？少婦答曰：娘子不知也耶？我卽前村某氏婦也。以難產死，今娘子不幸，亦當難產死。妾在此候代。娘子不知也耶？王氏聞之懼甚，訴之筱庵，不信。明晚王氏又見少婦來，坐床頭不去。若隱若現，驚懼萬分。又告筱庵，筱

庵口雖不言。心竊憂之。然無所出。忽鎮守使秘書某爲通家。乃就計之。某曰。鬼神之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我姑妄爲君謀之。效否不可知也。乃進謁李。述彼庵言爲求關防以鎮壓之。李素不信鬼神事。然聞某言之鑿鑿。不忍束手不救。卽鈐關防予之。彼庵至家。日已西沉。王氏已腹痛之甚。見少婦不離左右。自分必死。已閉目而待矣。彼庵覩此狀。急以關防黏床闌。王氏於迷惘中。忽見少婦注視床闌。逡巡退出。未幾王氏產一子。竟得無恙。後某告之李。李一笑置之。

借錢不要券

李督在清末任第六鎮協統時。尙是兩袖清風。毫無儲蓄。鄉里親友往借貸者。日有其人。李無不量力傾助。未嘗使人空回。有表兄某。爲人狡黠。李在梓鄉時。常爲其白眼。蓋一勢利小人也。時某爲吳橋縣賬席。因博負公款千金。無計爲償。竊念惟秀山表弟爲人慷慨。可往求之。然常侮弄。恐不見允。因而

躊躇不決。然晝夜焦思。實無他路。祇得強顏詣李哀告。並謝前過。李曰。吾哥自疑耳。弟何嘗有此心。慨然允之。某將署券。李止之曰。君子券以口。小人券以手。君子不券不負。小人雖券亦負。負不負在人。券何有焉。吾哥君子人也。署券以小人待弟矣。某聞言慚愧無地自容。惟有唯唯而已。

今之鮑叔

李督在前清北洋第六師協統任內。有鄉中至友某。李之蘭譜交也。聞李擢協統。特携眷就李謀事。李稔某不諳軍旅。協部無可位置。乃轉薦於承德某縣。某臨行以家室相託。李毅然諾之。某至承德。正值人浮於事。賦閑某縣署中。未即派事。某去匝月。妻以食用不給。遣子求助於李。李冷笑曰。爾家中人口多。將仰給於我。來日方長。我區區餉銀。自給尙慮不敷。何能再供爾家食指。請別爲計。竟無絲毫資助。子怏怏而返。述李語於母。某妻歎曰。今天下所謂金蘭之好者。類如此也。爾父貿然挈眷至是。誠冒昧極矣。然今日米罄薪

絕進退無門。奈何奈何。正在舉室愁對之時。忽李之老僕來。某妻數其主人。覆諾之非。僕亦頗爲不平。且曰。某老爺與我家主人交情。老奴盡知。今一旦富貴。卽負義若此。誠非初料所及矣。老奴傾間思得一計。特來商之。夫人。久知夫人與少夫人小姐。均工於刺繡。曷不以鍼黹生活。自食其力。不較勝求人耶。某妻曰。汝言固善。奈無賞何。僕曰。果爾。老奴幸積十餘金。可爲暫購布帛針線。此間顧繡店熟識亦多。老奴可代爲出售。某妻大喜稱謝。自此每業一物。僕卽來取去。代消。翌日卽送物價來。視其代價。恒數倍於市上。某妻驚喜過望。日督兩女及子婦。一志刺繡。自旦達夜。不遺餘力。數月以來。某妻一家食用。非但無缺。且囊中頗有盈餘。此時某在承德某縣。已派爲副帳席。月有銀信寄回。李僕更日日來。催取人家定物。不使某妻婆媳母女一日得閒。期年某妻囊中已積有千金。於是舉家甚德老僕。益不直李。某在承德亦竟與李不通聞問。一日老僕來。催取繡貨。謂某妻曰。前月新授第十四標第一

營管帶陸某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者。回國後。部改後。授陸軍中校。歸第六師効用。主人前日卽以其補充十四標一營管帶。陸管帶今年才二十歲。河南人品。貌才幹。無一不佳。主人非常器重。前日遇其親隨。譚其主人家世。方知尙未婚娶。故特與大小姐作伐。某妻聞言。卽以年庚授之。越三日。僕來訂行聘之期。至期聘禮之豐。耀人眼目。未幾。某縣易人。某亦整裝歸。久悉廝中全恃李僕。特拜而謝之。更詣李寒暄之下。作色曰。別後以家室相累。今幸不致餓孳。微君之惠不及此。李笑曰。弟誠負君。然弟有一箱。請君帶回開看。某歸。與妻女子婦開箱觀之。卽年餘來所作之繡貨也。某正一家愕然之間。見老僕持李函至。拆觀。上書鄙意諸弱息。正在妙齡。君遠去。舉家無主。若使坐食偷安。恐染蕩逸之事。特藉針黹束其身心。又以高價之利誘之。使其工苦忘倦。見陸管帶少年英俊。更爲大侄女作伐。現在從事於二侄女媒事。適君返家。弟之爲君謀者。不可謂不義矣。針黹弟無所用。特奉還。迨女公子迨吉。

小助粧奩可也。云云某恍然始悟。爲之感激。零涕不置。偕妻女詣李謝過。李設宴相待。竟不贅一語。